

阿公的桃子園

呷飯了。

我擦了擦手，轉身說道，指尖猶溢著一息蒜頭味。

汝講啥米代誌？

阿公顯然聽嘸清楚，我湊近他耳邊高聲喊道。呷飯啦！

呷飯著呷飯，麥踎這大小聲。他念道。

每年暑假，我總會回到這裡。

身為家裡唯一尚無工作的晚輩，自然被視為最閒的人。閒著也是閒著，不如回老家。

千餘個雨天裡，七十年的老厝佇立，立成一張皺皺的黑白相片，任時間反覆沖洗。家具紛紛陷入冬眠，阿公說這是為了省電，平常時一個人而已麥浪費。

我端著菜走近，喃喃念道花菜擺有多滾幾分鐘。他的目光沿著標題緩緩向右，游出報紙邊緣，對到斜前方的我，雙唇微啓，似乎想到了什麼。

他又要開始講故事了。

我熟練地掏出手機，按下錄音。

起先只是單純想記住阿公的聲音（說來慚愧，阿嬤的聲音早已溶在腦海深處，愈發模糊，總是怪罪智慧型手機太晚問世），後來索性將每天總重複好幾回的故事時間盡數收錄。

錄音檔在手機裡逐日積累，每則都起自不同的場景，大抵人生恰似一網毛線球，每每思想起，都得重新找線頭。

北上以後，有很長一段時間，再也沒點過這些錄音檔。直至近日，恰巧聽人談及桃子園—這個似曾耳熟的地名。好奇之餘，才又一一翻找這些檔案。那些天台上瑣碎的對話，或跳躍或交疊的故事，竟然隱隱連了起來。

大概是和我相仿的年紀吧。那年，阿公還在軍需部船上搬移油桶；那年，打狗驛前仍可聽到此起彼落的叫賣聲；那年，我們都曾擁有一片海，在每個市聲鼎沸的清晨，隱隱發光。

直到一枚炸彈悄悄落在高雄港。

先世避秦時亂，有幸緣溪而行，親逢桃林。無奈歧路縱橫，終究無人抵達真正的桃花源，一如走避戰亂的他，陰錯陽差地遷到了桃子園。

「白雲重疊鎖岩隈，隱隱桃花夾岸開。萬丈紅塵飛不到，此間清絕勝蓬萊。」古詩曾經如是形容桃子園。然而真實的桃子園，並不產桃，亦無綻花。或許此地曾經這般詩意，然今放眼，徒留濃濃的油硝味。

彼時，日本人在桃子園地底鑿了許多油槽，油槽兩側各挖一條隧道深入，便於卡車進出。當時軍需部請了許多臨時工，協助分裝油料，阿公也是其一。夜裡，他得獨自步入隧道底端，以繫著鐵球的鐵鍊，探察貯油的高度。深夜的隧道愈發闐靜，像是沒有盡頭的失眠長巷，只能摸黑找尋想像的出口。

那天傍晚，他照舊哼著歌，甩著鐵鍊步向油槽。霎時空襲警報四響，他望了望四周，平曠無攔，尚不及思考，索性快步鑽進前方深不見指的隧道中。

隨著轟炸機大隊聲聲逼近，地底也揚起汨汨狂瀾。獨身一人侷促深巷，全身宛如散作冰粒，微不足道地懸浮著。火海中，這幽闐的隧道儼然成為一座孤島，他雙手抱頭，深怕一睜眼，這僅存的島也跌入海中。

待聲響遠離，他才戰戰兢兢地探出頭來。平日懾人的隧道，此時竟像久違的故友。煙塵中，他隱隱看見那些樓上辦公的不及避走，全都死在樓梯上一手分手，腳分腳的，甚至屍首分離。步履倉皇，臉孔噤聲，彷彿生命全定格在那瞬間，留下一座失語的世界。

遠方石堆隱隱震動，一名女子驚惶未定地躡足步出。他心想，說不定也是軍需部的女工之一。彼時，他們只是靜默相望，然後分頭，合力尋覓，將散落的大家撿回來拼在一起。捻幾柱香，輕聲默禱，簡單的祭祀。

後來，戰爭無預警地結束了。

數月後，他意外接獲通知，負責接收煉油廠。

復工之初，尚處混沌，常得身兼數職。日治時，諸多油料分散各處，匿於僻處以避空襲。光復後便玩起了尋寶遊戲，戮力將四散的油槽集中。

千迴百轉，原來油和人一樣，都擁有流離的身世。

身為生產課的領班，每天總有許多報表要批，當時報表幾乎都用手寫的呢！然而，並非每個單位都配有打字員。有時實在忙不過來，他只好前去商請隔壁單位的打字小姐。

每每收拾飯盒走回辦公室時，打字小姐總早一步坐回崗位上，細細敲出一行行字印。那是他斜後方一處西晒的角落，柔和的背光裡，她靜悄悄的低下了頭，後頸圓滑優雅的弧度貼著幾根汗濕的髮。

他終於認出來了，她就是那日空襲時的女子。

她總是靜靜地在旁打字，偶爾輕風徐過髮梢，帶一點薄荷的清香，流瀉一種透明而舒遲的高雅。

由於工作接觸的關係，漸漸地，習慣對方在彼此身旁。大抵互有意思，但也未稱親密，畢竟在那個保守的時代，連無心的眼神交會都顯得羞澀。

有時他和她會棲身在炎炎夏日的剪影之下，享受島嶼南方難得的涼風，金色的光點在她的長擺上舞動。她會細數廠區裡每一棵樹的身世，每隔六株白千層植一棵樟樹。白千層可以吸附雜質，樟樹的氣味可以驅蟲，這是日本人建設燃料廠之餘，不忘綠化的成果。

夾道的樹林也讓原先陌生的路途有了名字—廠區的秀屏路成了白千層道；廠北路則成了木麻黃道。

許多微小的事物，或許都是從一株幼苗開始，有了形狀、有了名字的吧。

這天，媒人婆攜著名單，以其三寸不爛之舌，連連為他介紹各家小姐，細節他也不記得了，畢竟他只是一再揮手示意。

媒人婆顯然不耐煩，而他也被逼急了，索性寫下打字小姐的地址。直到媒人雀躍踏出門的那一刻，他才猛然回神。

打字小姐一見媒人走進門，一時還不清楚狀況。至於媒人婆到底說了什麼，他也無從考證。但依據媒人婆的說法，對方父母雙雙贊同，打字小姐則是暗自竊喜，又故作鎮靜。

無奈世事非盡如人意。畢竟婚姻攸關一生，善慮的媽媽不放心，跑去合了八字，這才發現兩人不合。提親一事嘎然而止。

生辰日月，歲歲年年都關乎著命運。

許多個午後，他和她依舊各自圍在一尺見方的辦公桌旁，她兀自編纂著公文，他則負責調度油品。不同的是他們都沉默了。

提親後就沒了下文，她大概也猜到了他的答案。

阿祖見他意志消沉，索性做了決定—領著百不甘願的他去相親。那是位於橋頭的一排民房，門口閒坐著打盹兒的老人。當時哪戶人家有女初長成，左鄰右舍就會相互介紹。他二伯的次子當時就介紹他太太厝邊的一位女孩，成就了今天的相親。

陽光從窗角斜了進來，對方輕聲步入，金色的光點灑在她的髮梢，是當時最流行的電棒燙。淺聊之後，得知她白天在衛生所當員工，晚上則在家裡附近學裁縫。她的裁縫老師是鄉里上的有錢人，樓房後面還有竹子園林。她開心地說著，語句間洋溢著橋頭人的熱情。

簡單的對談，慎重的抉擇。

認識不足幾個月就結婚了，那一年，他 24 歲。然而，他始終不敢讓打字小姐得知此消息，連喜帖也不敢發給她。

後來，他離開了煉油廠，轉職擔任記者。有時仍會想起廠區裡那些扶疏的林蔭，這樣的時節，白千層的枝頭該綻滿毛茸茸的白絮吧！

許多個日子後的某個早上，高雄港邊掀起一陣騷動。

彼時他已改任和平日報，正走進報社，只聽得一聲巨響，地動天搖，一團火幕自地面直導雲霄。正害怕頭頂的火會壓下來時，空中已下起黑色油雨。那般駭人的場景，讓他頓時陷入空襲的記憶。

一艘泊於高雄港邊的輪船不慎爆炸，船上疑似載有炸彈，霎時火炬漫天、片瓦橫飛，碼頭倏地被煙霧湮沒，甚至遠在北邊的岡山，都能感受其震盪。當時，和平日報事務所就設在五福四路。玻璃應聲碎裂，一枚鐵片直接斜進他左手臂，紮紮實實留下一道痕。

爆炸之後，樓起樓塌，舉街瘡痍，至今憶起仍心有餘悸。倉皇的臉孔駛過街巷，留下哀鳴迴盪著。

一個熟悉的人影隱隱浮現在騎樓下。

縱使神情略顯憔悴，他仍一眼就認出來，她就是當年的打字小姐。

她在門口幾度徘徊，終於走了進來。她向另外一位同事說明來由，想來報社借電話，連絡她住在哈瑪星的姐姐。在那個資訊杳然的時代，一般民家很少有電話，報社是少數配有電話的地方。

原先他正想起身和她打招呼，但一時不知該說什麼，又跌坐了回去。她向同事道了謝，便匆匆走過他面前，逕自步向設在二樓的電話。

後來，他就再也沒看過她了。

也曾利用記者之便，登報尋過幾次。那些騎行採訪的清晨一早上九點準時啟程，在城市的巷弄裡穿梭，總是期待街口轉角的邂逅。風翻掀著襯衫的領口，交疊的樹影輕輕滑過臉龐，偶爾幾枚白千層的樹葉拂過，像是天際彼端稍來的信息，隱隱告訴他關於這世界的許多秘密，卻獨漏了她的近況。往後的那些年，他依舊侷促桌旁，手寫趕稿。有時他真希望有台打字機。

當時只記入山深，青溪幾曲到雲林，春來遍是桃花水，不辨仙源何處尋。常常，他又想起這首詩，想起那些不復尋的桃樹，伴他走過大半空襲的油槽，以及辦公廳那處西晒的角落。

他從未和其他家人提過這些故事，包含阿嬤。

某天午後，我緩緩拉起阿公的手，問他願不願意和我們去桃子園，說不定還能遇上打字小姐呢。阿公直說腳痛，沒什麼好看的。終於用了奇怪的理由說服他，例如：學校作業要我們參觀煉油廠。起先他還百般躊躇，幾經催促，所幸在他進加護前一周，完成祖孫在桃子園的合照。

縱橫交纏的管線之間，我們快步走過矗立的鐵網。一股熟悉的油氣隱隱撲鼻，幾處塔燈稀落、機具孤鳴。

終於找到辦公廳的正門，四根灰柱矗立，彷彿亙古以來它們就這樣看顧著。那是一棟兩層樓的水泥房，白色拱型的長廊之下，幾扇木格子窗儼然並立，窗框上時而停著焦黃的落葉。

穿過偌大的門廊，十數排的長桌並列，斑駁的油漆露出一塊塊木紋，那便是他六十年前每天辦公的地方。阿公興奮地比劃著—那邊是生產課的位置，對面的

人事課總是疊滿過時的公文—彷彿打字小姐仍坐在他的斜後方。歲歲年年，花盛如斯。

「阿公，阮緊來攝相，汝愛看鏡頭喔！」我伸手比了讚，他在一旁學著，衣袖輕輕下滑，露出手腕背側的傷痕。

那是暑假倒數第二天。

隔天早上我照慣例去了對街的市場，買了一斤他最愛的鱸魚。老闆娘一邊回頭說道：「汝何時愛開學啊？汝若是轉去臺北，恁叨擱有甚人啊？」

剩阿公一個人。

走下樓前他回頭看了看阿公，道聲汝愛保重喔，阿公連說好之後便催促我快去做高鐵。

那樣的時刻明明不該回學校的。

終究來不及問阿公關於她的名字。手機裡的錄音檔再也沒新增了。相簿還停在阿公進加護前，那張煉油廠前的合照。

看著阿公合照裡手上那道傷痕，我出神地想像它逐漸變化的樣子。或許多年來他早已習慣，此刻也安好地躺在左手臂上，等待時間靜靜癒合。

如同當年那些夾道的樹木，幾經綻放與花落，長成了參天林蔭。那些名為青春的，終究會找到屬於自己的答案。